



公司

The Corporation

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

[加拿大] 乔尔·巴肯 著 朱近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公司

The Corporation

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

[加拿大] 乔尔·巴肯 著 朱近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 / (加) 巴肯 (Bakan, J.) 著；朱近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书名原文：The Corporation: The Pathological Pursuit of Profit and Power

ISBN 978-7-208-07586-3

I. 公… II. ①巴…②朱… III. 企业管理—研究 IV.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5218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管鹏鹏
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



世纪文景

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

[加拿大] 乔尔·巴肯 著

朱近野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154,000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586-3/F·1711

定价 25.00 元

献给 **Marlee**

目录 | Contents

序言	1
1. 股份公司的帝国之路	5
2. 新的形象,旧的公司	29
3. 外部化的机器	61
4. 民主有限	89
5. 公司无限	115
6. 估算未来	145
注释	175
部分参考文献	205

序 言

当一串一串的公司 CEO 们戴着手铐、垂头丧气地走过我们的电视屏幕时，博学多闻的学者、政治家和商业领袖们迅速对此作出回应，信誓旦旦地保证，与制度无关，那些贪婪、腐化、堕落的人们才是造成华尔街惨状的罪魁祸首。最近，ABC 电台“本周快报”（*This Week*）栏目的山姆·唐纳森（Sam Donaldson）采访纽约股票交易所前头目理查德·格拉索（Richard Grasso）：“我们是否只需要谈论这些坏苹果？是不是这个制度本身哪里也出了问题？”格拉索这样解释：“山姆，我们的确有很大的失误，我们也竭尽全力来铲除那些坏分子和不良行为。但是，不管问题的数量是 1 还是 15，必须要认识到，基数都是超过一万家的上市贸易公司。当然，一个世界电信（WorldCom）或者一个安然（Enron）就已经够多了。”尽管有这样的保证，但是今天的公民——包括很多商业领袖在内——都已经明白，股份公司本身存在的问题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华尔街悲剧所能表现出来的更加深刻。对体制本身问题的关注正是本书的焦点所在。

关键在于，股份公司本身是一种制度结构——一种独特的结构，一套为其内部的行动者提供行动指导的规则。它同时也表现为一套法律制度，股份公司内的每一个人的存在意义和能力都有赖于法律的安排。股份公司的法定目标就是追求公司的自身利益，不带感情，没有

例外，绝不考虑对他人可能造成的损害。结果就是，我认为，股份公司是一种病态的制度，它拥有强大的力量，对公众和社会构成威胁。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进行详细分析。股份公司如何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巨无霸（第一章）？股份公司病态特征的本质是什么，这暗示着什么（第二章和第三章）？公司对社会的权力表现在哪里（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减少股份公司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第六章）？以上就是本书的核心内容。通过揭示对所有股份公司来说都存在的制度性规则，以及股份公司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我希望揭示出，在人们试图理解和从事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事务时，还存在着至关重要但长期以来未被充分认识的一环。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全球管理思想的泰斗，或许也是第一个将股份公司当做制度来分析的人。^{*} 德鲁克在他于1946年出版的惊世骇俗之作《公司的概念》中，认为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所有的股份公司都具有同样的制度秩序和目标。然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股份公司运作的日常细节往往会模糊我们对于整体运作机制的观察与理解。和辉瑞制药（Pfizer）的CEO 汉克·麦金内尔（Hank McKinnell）一样，我们“很难认识到股份公司是一种制度”。相反，我们主要还是在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微观区别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股份公司——跨国公司与本地公司、高科技公司与重工业公司、著名公司与虾米公司、好公司与坏公司，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股份公司，至少所有的上市交易公司，都具有同样的制度结构；正因如此，讨论抽象的公司制度而非具体的公司个案才成为可能。当被问到“什

^{*} 见彼得·德鲁克的《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1946），简体中文版由慕凤丽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3月。——译注

么是股份公司?”时，哈佛商学院的荣休学者乔·巴达拉科（Joe Badaracco）说：“这真是很好笑，我教了一辈子商学院，好像从来没有被问过如此尖锐的问题：我认为股份公司到底是什么。”^[1]

本书旨在探讨作为一种制度的股份公司到底是什么。当然，制度必然包括人，本书中的许多内容都基于对人的原始访谈材料，其中包括公司世界的玩家们，深入分析公司制度的专家权威，以及关注公司制度的危险和问题的解决之道的批评家。在风格和叙述语气方面，我尽量避免不恰当地使用专业与技术术语。我的目标是让这本书能够同时给门外汉和专业人士阅读，当然它仍然建立在翔实的研究，以及我作为一名法律学者的学识和眼界的基础之上。本书中，我使用“股份公司”来描述大型盎格鲁－美利坚的上市交易商业公司，以区别于小型的非股份制商业模式，以及其他各种非赢利性、私有的商业模式。本书之所以集中关注盎格鲁－美利坚模式，是因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股份公司都在美国，而经济全球化已经将这些企业的影响力扩展至国境之外。盎格鲁－美利坚模式的元素正在不断塑造它在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在欧洲和日本。^[2]因此，本书所作出的分析和论断对于其他国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THE CORPORATION

1. 股份公司的帝国之路

短短 150 年间，股份公司就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一跃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支配力的经济组织形式。今天，股份公司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它们决定我们吃什么，看什么，穿什么，在哪工作，做什么。我们被股份公司的文化、符号、意识形态所环绕，无处可逃。它们就像当年的教会或者君主一样，摆出一副一贯正确的、全能上帝的姿态，用辉煌的建筑和精致的陈设来制造自己的光辉形象。股份公司渐渐开始获得对本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发号施令的权力，并且接管了原本深深植根于公共领域之中的社会。股份公司惊人的崛起和当前的绝对统治地位是现代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特别是它那不祥的开端。

远在安然丑闻曝光之前，股份公司还只是经济组织的一个非常新的变体时，它就已经被卷入各种腐败和弄虚作假的丑闻当中。在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股票经纪人，也就是俗称的掮客，逡巡在后来变得声名狼藉的伦敦交易所咖啡馆，穿梭于伦巴底街（Lombard Street）、康希尔区（Cornhill）和伯青街（Birchin Lane）之间错综复杂的小道，等着幼稚轻信的投资人出现，好卖掉他们手上皮包公司的股票。这种皮

包公司总是昙花一现，做点投机买卖，然后马上倒闭。在 1690 年到 1695 年之间从事交易的 93 家公司中，到了 1698 年，就只剩下 20 家。1696 年，英国贸易委员会（the commissioners of trade for England）的报告认为，股份公司已经“完全堕落”，因为他们将公司的股票卖给“对公司一无所知的人们，这些人被编造出来并故意散播的股票声誉所吸引，所关心的只是股票的市值是否持续增长”^[1]。尽管贸易委员会对股份公司的恶行感到恐慌，但他们可能并不觉得惊讶，仿佛一切都是意料之中。

从股份公司在 16 世纪诞生的那一天起，生意人和政客就对这种组织形式抱有怀疑态度。当时流行的公司组织形式是合伙制，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的企业牵涉的人员相对比较少，企业依靠个人之间的忠诚和互相信任来维持，成员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为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与此不同，股份公司将所有权与管理分离开来，一群人充当董事和经理人，负责公司的运作，另一群人则充当股东，他们投入资本，对公司享有所有权。这种独特的设计被广泛认为腐败和商业丑闻大开了方便之门。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一书中警告说，因为管理者不可能对“其他人的财产”付出十二分的关心，“管理疏忽和挥霍浪费”毫无疑问会成为股份公司运作的必然后果。事实上，到 1776 年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股份公司在英国已经被禁止长达 50 年之久。1720 年，英国议会受够了股份公司的胡闹在交易所造成的间歇性动荡，宣布股份公司为非法（只有极少数例外情形）。正是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倒闭丑闻促使这项法案最终获得通过。

1710 年，为了与南美的西班牙殖民者合作进行垄断贸易（包括贩奴贸易），南海公司成立。它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是一个骗局。它的管理层统统来自政界的显赫圈子，对南美洲一无所知，只有非常疏远的

关系（他们中的确有一个人的表兄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他们本来就应该清楚，西班牙国王不可能把他的南美殖民地贸易权授给外国人。其中一位董事曾被迫承认，“除非西班牙人昏了头……放弃自己的生意，扔掉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惟一有价值的地盘。总而言之一句话，一心要跟自己过不去，”他们才可能放弃在自己的殖民地上拥有的贸易垄断权。然而，南海公司的管理层仍然向投资者许诺说会有“丰厚的回报”，堆积如山的金银唾手可得，就等着英国出口日用品来交换，比如柴郡奶酪、封蜡和盐渍品。^[2]

投资者囤积公司的股票，后者的股价在一年之内戏剧性地翻了六番。然而一旦持股人清醒过来，意识到这个公司其实毫无价值，恐慌之下迅速抛售，股价马上急剧下跌。1720年，欧洲大瘟疫的爆发使得公众的焦虑被激发起来，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们“被一种迷信的恐惧所控制，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们的拜金行为的惩罚”^[3]。在这种背景下，南海公司迅速倒闭。大笔财富化为乌有，人们的生计毁于一旦，公司董事之一约翰·布兰特（John Blunt）被一名愤怒的持股人枪杀身亡。暴民包围了威斯敏斯特宫，国王不得不马上从乡间回到伦敦处理随之而来的危机^[4]。因为存在“恶意欺诈和违背诚信原则”^[5]的行为，南海公司的董事全部受到议会的审判，被处罚罚金，部分人遭到监禁。甚至有一名议员要求将他们塞进装满蛇和硬币的布袋，一起扔进河里淹死，当然他们还是免于此类酷刑。^[6]至于股份公司，1720年议会通过“泡沫法案”，该法案宣布，凡是创立“被认为是股份制”的公司，并且在无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发行“可转让股票”的行为，皆为非法。

今天，与当年的南海公司泡沫事件类似、甚至同样恶劣的公司丑闻正在重现，但政府通过类似的禁令却已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即便是

非常温和的改革方案——比如说，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公司在提交财务报告的时候列出雇员期权状况，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避免造成当前诸多丑闻的误导性正面财务状况声明——对于今天的美国联邦政府来说，也已经是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后者在面对丑闻的时候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口头上严厉，却拿不出同样严厉的对应措施。尽管 2002 年通过的“萨班斯 - 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纠正了股份公司管理和会计实务中存在的一些浮夸问题，至少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补救措施，^[7]但联邦政府对股份公司丑闻的整体态度始终是迟钝而懦弱的。与 1720 年英国政府面对股份公司丑闻时的态度对比，我们会发现，过去的 300 年间，股份公司已经获得了非常强大的权力，以至于削弱了政府对它的控制力。在 1720 年还是一个被立法机关说禁就禁的新兴机构，现在的股份公司制已经统治了我们的社会和政府。

它究竟是怎样变得如此强大的呢？

股份公司作为商业形式发展史上的天才成果，它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迅速崛起的原因，就在于它整合资本以及无数个人经济力量的能力。合股公司（joint-stock company）出现于 16 世纪，当时，由于资金来源只限于那些有能力运作企业的人，合伙企业很明显无法适应工业化带来的新兴（尽管并未流行）的大规模生产方式。1564 年，皇家矿产公司（the Company of the Mines Royal）成立合股公司，由 24 位股东联合出资，每股相当于 1 200 美元；1565 年，矿产机械公司（the Company of Mineral and Battery Works）通过回购之前已经发行的股票来增加注册资本；1606 年，新河公司（The New River Company）成立合股公司，将新鲜的水运往伦敦，而在此之前，已有相当一部分公用事业

部门采纳了此种形式^[8]。1688年，英国共有14家股份公司，但没有一家的股东数超过三位数。17世纪最后十年，股份公司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当这种新的商业形式成为殖民产业融资的有利工具时，以股份公司的形式进行投资的资金总额翻了一倍。尽管合伙企业仍然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商业组织形式，但是股份公司正在稳步地逼近并超过合伙企业。

1712年，英国人托马斯·纽柯门（Thomas Newcomen）发明了用于煤矿抽水的蒸汽机，因此开启了工业革命时代。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蒸汽机加速了英国和美国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发展，扩展了各种产业的发展空间，例如采矿业、纺织业（及相关产业如漂白、印花、染色，以及研光）、压榨、酿造和蒸馏业^[9]。这些大规模生产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合伙制无法满足此类需求，而股份公司借机扩张。工业革命后的美国，在1781—1790年之间，采取股份公司制的企业翻了10倍，从33家增长到328家^[10]。

在英国，1825年“泡沫法案”被废除，组建股份公司再度成为合法行为，此后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股份公司急剧增多，秘密交易和股价泡沫在商业世界再一次成为普遍现象。正如小说家司各特所观察到的，合股公司很快就成为“时代所向，大势所趋”，也成为讽刺小说的对象。司各特挖苦说，通过买某家公司的股票做公司的股东，一个投资者靠花钱来挣钱（事实上，他认为公司很像一台机器，耗掉的能源又能为它的运行带来新的动力）：

有这样一个人，一个投资者，他从自己拥有产权的面包公司买面包，从自己拥有产权的牛奶公司买牛奶和芝士……为了通用酒类进出口公司的利益多喝一瓶酒，当然他也是这个公司的股东

之一。每一桩行为，本来都可能被定义为铺张浪费，但对这个人来说……铺张就等于节俭。即使他消费的物品都过分昂贵，质量都不怎么样，但因为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己的顾客，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得强迫自己消费。不仅如此，如果殡葬行业的合股公司要和医药企业联合……如果他成为这个死亡和医生公司（Death and Doctor）的股东，那他可能会拼死保证他的遗产要拨出很可观的一份，用于他的灵床和葬礼花费。^[11]

当时，司各特语含讽刺。然而，现实中的股份公司已经做好准备踏上统治经济与社会的上升之路。在一种新式蒸汽机器的帮助下，它实现了这样的飞跃。这种机器就是蒸汽机车。

美国 19 世纪的铁路大王一生毁誉参半，但他们正是现代股份公司时代的真正缔造者。要运作铁路产业这样的庞然大物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铺设铁轨，制造机车，运转并维修整个铁路系统，整个产业很快就必须依赖股份公司的形式来寻求资金支持。在美国，铁路修建在 1850 年代蓬勃发展，内战后又再度兴起，1865 年到 1885 年之间建成了 10 万公里的铁轨^[12]。在产业发展的同时，股份公司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英国也是同样的情形。在 1825 年到 1849 年之间，为铸造铁路而投入的资本主要通过股份公司来获得，从 20 万英镑增长到 2 亿 3 千万英镑，翻了超过 1 000 番^[13]。

据《铁路和资本市场发展杂志》（*Railways and the Growth of the Capital Market*）的 M.C.里德观察，“最重要的副产品之一就是铁路系统的引入和扩展”，也就是说，它在帮助形成全国性的企业证券市场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4]。无论是在美国还是英国，铁路行业都要求更多